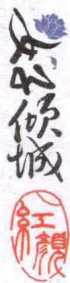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当真不求朝朝暮暮？



碧霄九重
春意思
妩



寂月皎皎

Bixiao Jiuchong
Chunyi Wu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白石膏九重
春主思妖



寂月皎皎◎著
Bixiao Jiuchong
Chunyu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霄九重春意妩/寂月皎皎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87-3408-9

I. ①碧... II. ①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885号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侯开 戚兆磊 杨晨

特约监制 李国靖

责任编辑 李天卿

特约编辑 秦瑶 刘红梅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碧霄九重春意妩

寂月皎皎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62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980毫米 1/16 字数/270千字 印张/25

版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宫院深深，帘卷梨花梦	001
第二章 惊散月魄，雾迷莲亭畔	016
第三章 错谱鸳鸯，几处丁香结	031
第四章 玉楼春深，枉道是销魂	046
第五章 相思天涯，魂散梦亦凉	060
第六章 冷剑霜刀，寂寞芳菲度	076
第七章 重赋旧词，往事如天远	091
第八章 戈戟云横，戾气凌霄汉	106
第九章 且近尊前，容我醉中眠	121
第十章 孤芳难付，春寒失花期	136
第十一章 雅意冉冉，金枝脱玉笼	150
第十二章 车马萧萧，素影愿长随	164
第十三章 风雷弱质，伤心鲛绡红	178

第十四章 笛黯东风，歇尽别梦寒	193
第十五章 花落良宵，团圆春梦少	208
第十六章 龙翔虎潜，狂客闲问鼎	222
第十七章 捣香成尘，遗恨送秋风	237
第十八章 蓼花风雨，无夜不摇莲	252
第十九章 堪笑飘零，识腕底乾坤	266
第二十章 寒轻夜永，归途诟有踪	281
第二十一章 离人何处，辜负好韶华	298
第二十二章 还君明珠，梦断百子归	312
第二十三章 莫怨春风，红颜当自嗟	328
第二十四章 角声清哀，相寻梦里路	344
第二十五章 兵戈凌灭，暗香泣飞雪	357
唐天重番外 九张机，双花双叶又双枝	370
第二十六章 浮云生死，应笑着意深	376
尾声	393

玲霄九重
 春意妖

【第一章】
宫院深深，
帘卷梨花梦

Bixiao Jiuchong
Chunyi Wu

廊腰如缦带萦回，檐牙似飞鸟高啄。花树交错间，如绿云影内织彩霞，掩映着宫殿楼宇无数。皇宫一如既往的繁华热闹，既有江南的清丽蕴藉，又不失皇家的尊贵堂皇。

景安宫前，数百名宫娥美人莺莺燕燕，簪玉蝉花钿，着金缕绣衣，蹑蹀金珠履，步步生莲地穿梭于纹龙雕凤的朱柱金扉间，温柔含笑的轻言巧语，萦着春日的明媚气息迢递传出。

“清妖，江南人真的很健忘呢！”南雅意这么和我说着，微微地嘲讽。

我也不辩驳，只看着穿戴得花枝招展列队等着挑选的美人们，心里有点儿发苦。

的确，这样热闹的景象，委实看不出瑞都皇城刚刚易主。

偏安江南一隅的南楚朝廷，在一个月前降了占据天下过半江山的大周。南楚国君李明昌成了大周朝的南昏侯，带了几名宠妃迁出皇宫。未及带走的妃子美人们，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周朝的战利品，远比北方繁华富庶的瑞都，摇身成为大周如今的国都。

乱世中的女人，适应力总是特别强。宫人们很快在新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我早在宫破之前便和流落在楚宫中的周人南雅意交好，并随着南雅意的地位稳固而安然无恙。

当然，今天的选秀是一场意外。

连南雅意也没想到，摄政王唐承朔会传令集合宫中所有未曾侍过寝的宫娥美人，说要为大周嘉和帝以及几位皇亲择妃嫔。令谕传出，举宫惊动。亡国宫奴翻身成为皇家贵戚，一朝飞上凤凰高枝，正是绝大多数女人的梦想，出现这等盛况，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可雀屏中选，并不是我的愿望，也不是南雅意的愿望，或者说，不是嘉和帝唐天霄的愿望，所以，落选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的五官很周正，可再厚的胭脂，也掩不住肤色的黯沉粗糙，发上簪的一朵硕大牡丹，更衬出妆容的俗不可耐。南雅意倒是不施脂粉，清丽脱俗，只是唇色极淡，不时掩着嘴咳嗽几声，解衣检查时更有一股难闻的异味传出，令检查的老宫人忙不迭地掩鼻挥手，令她快快出去。

两人在宫人们幸灾乐祸的目光中一脸沮丧地离开了景安宫，走到大道上，才对视一眼，爆发出不可抑制的大笑。

静宜院，皇宫角落最不起眼的一处小小偏殿，形如冷宫，正是我和南雅意的临时落脚之处。

靠着陈旧窗棂的一张软榻上，正半卧着如今大周朝最尊贵的男子。

或者说，名义上最尊贵的男子。

“皇上！”

南雅意领着我，微笑着拜倒。

“起来说话吧！”

唐天霄也不抬头，修长的手指轻勾，白瓷酒壶中的美酒沥沥而下，刚好将右掌中的酒盏斟满。他一饮而尽，舒适地叹一口气，似在回味着舌尖的酒香。

衣饰平凡，举止慵懒，斜挑的凤眸带着点儿溺于酒色的迷离，这个少年帝王容貌俊秀，举止优雅，却没有半点儿王者该有的凌厉和高贵，文弱得像江南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士族子弟。

南雅意站起身来，挥了挥手。

我立刻明白，忙取来滚水和茶具，看着她熟练地装茶、烫杯、热壶、高冲、低斟，一边泡出清香四溢的茶水，一边和唐天霄说着话。

唐天霄接过茶盏，捏了捏鼻子，笑道：“还真难闻！”

茶很香，难闻的自然南雅意身上的气味。

她自己嗅了嗅，微笑道：“还不是陛下送来的好东西！真不明白，不是说为皇上择妃吗？皇上怎么不许我们入选？”

“你们还真的以为在为朕择妃吗？”

唐天霄笑，冷冷的讥嘲一闪而逝，很快又转作了不以为意的懒散，“朕吗，年纪小了些，总得先经天重大哥挑了，才为朕择妃吧？”

“康侯唐天重？摄政王的嫡长子？”南雅意惊呼，“纵然他年长些，到底……尊卑有别吧？”

她这样说着，声音已略略低下去，带了些微的迟疑。

唐天霄之父武帝唐承元十年前英年早逝，诸弟争位，曾经一度让周朝大乱。唐承朔趁势联合了宣太后，立了九岁的唐天霄为帝。经过十年的清洗和权力制衡，如今的朝政大权，已尽数落于摄政王和宣太后手中。

唐天霄年近弱冠，虽贵为天子，每日不过狩猎游玩，连御书房都极少去，更别说处理政事、批阅奏折了。

我明知唐天霄做不了主，忙上前为唐天霄捶腿，微笑道：“清妩倒瞧着那些美人长得很是寻常，比雅意姐姐不知差了多少呢！”

唐天霄微笑，敲了敲我的额，“就你这妮子会说话！别人朕也管不了，不过……朕总得留个地方，听听琴，喝喝茶吧？”

外面传来了小内侍低低的口哨，正是催促他回宫的讯号。

唐天霄明亮的眸子黯了一黯，抬眼望着梁间早已褪色的蟠龙藻井，出了片刻神，忽然嗤地一笑，将饮了一半的茶盏掷出，清脆的碎裂声响起时，他已振衣而起，拿起门口的一支钓竿，潇洒地走出了屋子。

静宜院的旁边，有道清溪流过，掩映于密林深深中。

嘉和帝唐天霄是天下第一的闲散帝王，狩猎倦了，忽然便爱上了垂钓，时常带着钓竿在幽静的溪畔消磨着漫长日，以能在当天吃到自己钓起的鱼儿为乐。

很少有人知道，静宜院中有个南雅意，容貌出色，能歌善舞，是唐天霄乳娘的女儿，更是他幼年便相识的红颜知己。

两年前，大周为惑乱南楚朝政，送了十名美女给楚帝李明昌，不知有意无意，

竟把南雅意一并送来。她从入宫第一天起便重病在身，无法侍寝，备受冷落，几乎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我在一年前注意到她后，一直暗中加以接济，并以姐妹相称。

等大周占了瑞都，唐天霄在第一时间便找到了她，而我紧随在她身边，被一起安置于静宜院中。

南雅意才华横溢，吟诗下棋弹琴唱歌无所不精。我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只知愚钝地微笑着，为她喝彩鼓掌，遂在乾坤颠倒的混乱岁月中，安然无恙地过着我平静如水的日子。

隔了两天，叫人打听那次选秀的结果时，选出的美人并不少，果然都如愿攀上了高枝——唐天霄多了九名婕妤以下的妃嫔，另有二十一名分别赐给了唐天霄的四个兄弟。

倒是康侯唐天重，虽然曾亲自去看过那些美人，但并没有从中择去任何一人。

南雅意便有些郁闷，唐天霄再来时，言辞之间，便流露出抱怨来，“皇上是不是不乐意我成为你的妃嫔？”

唐天霄眼角挑起，带了抹调侃，懒洋洋地笑道：“怎么？真想做朕的妃嫔了？”

南雅意不答话，走到琴案前，丝弦轻挑，却是一曲《鹊桥仙》。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当真不求朝朝暮暮？

幽幽如诉的琴声游走于空旷的陈旧屋宇，连窗扇上的如意连环青斑花纹都萦出了一丝感伤。

可唐天霄闭着眼，懒懒地靠在椅背上，淡黄色的长长袍袖垂落，仿佛睡着了。

南雅意的眼圈便有点儿红了，一向明朗的笑容也黯淡下去。

我正感慨着唐天霄不解情趣时，他忽然开口了。

“那九个美人，是母后为朕挑的。朕虽一一见过，可没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人的名字，更没有记住其中任何一张面孔。”

他坐起身，品啜着南雅意泡的好茶，徐徐说着：“你当真愿意成为其中一位吗？”

提到宣太后，南雅意脸色发白，住了琴音，一言不发地将纤纤十指拍在琴弦上。

唐天霄望向南雅意，眼底漫过怜惜，轻叹道：“你若真想长留在朕的身畔，朕

也不会委屈你。现在分封的，都是位分低的妃嫔。等朕立后时，朕会按自己的心意另册一两个位分高些的妃嫔……”

他笑了笑，没再说下去，含义却已明显。

他身为帝王，并没有权力按自己的心意册后，只希望能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皇后位置上时，悄无声息地册封一两个自己喜欢的妃子。

南雅意双颊泛红，一对杏眸却已在明媚艳丽的面庞上流溢出宝珠般的辉光来，耀眼夺目得可以压倒御花园的灿烂春光，映亮了陈旧的屋宇，与皇城未破前的满脸病容颓丧判若两人。

她握紧了唐天霄的手，用很低的声音清晰有力地道：“雅意相信，皇上早晚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

唐天霄略一仰头，长发如墨散落。他不以为意地轻笑，“傻丫头，这天底下，还没有人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

他端过空酒盏，举向我，我忙为他斟满。他饮尽了，才微笑道：“你看，摄政王和朕那天重大哥，父子俩总是一手遮天、势不可当了吧？可唐天重照样坐立难安，翻遍整座瑞都也找不到他喜欢的那个女子！”

南雅意一惊，问道：“什么女子？难道……几天前在宫中选秀，就是为了把宫里的美人都找出来，让他检查有没有那个女子？”

“他没有找到。”唐天霄立起身，端着酒盏站到窗口，快意地说道，“那女子据说原来是当时的杜太后宫里的，名字中应该有个‘碧’字。可惜杜太后半年前死了，宫娥四散，这女子也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为了找到这位天仙似的女子，唐天重进入宫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名字中带有‘碧’的宫娥全请入了摄政王府，后来疑心是不是被派去为太后守陵了，特地又亲自去了一次杜太后的陵墓。呵，朕原来倒也不知，这位堂兄居然是这样的痴情种子！”

“哦，他不知道这女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吗？”

“对。”唐天霄又将空酒盏递向我，让我帮他添酒，“他只是见了这女子一面，拣了人家一条丝帕。据说，那条丝帕上绣了一个‘碧’字。”

心脏仿佛突然被人提起，我愕然地止住呼吸，脑中一阵轰轰作响。

“清妩！”

恍惚有人唤我，接着手腕被人托起，忙定神看时，南雅意正急急地从我手中取

过酒壶，唐天霄则丢开满溢的酒盏，忙着拂拭袖上的酒水。

“皇上恕罪，陛下恕罪！”我忙俯身叩头谢罪，额间已有细细的汗水渗出。

“起来吧，没事。”唐天霄虽对着湿漉漉的袍袖皱眉，可向来不拘小节，又和南雅意亲厚，宽恕我的无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但下一刻，他已皱起眉，“你莫非……知道这女子的事？”

南雅意也疑惑起来，一面拉我起来，一面说道：“咦，对啊，清妖，你原来不就是杜太后宫里的吗？”

我总算冷静下来，唇角一勾，浅浅笑道：“可不是吗？忽然便让我想起一位死去的姐妹了。”

唐天霄平常和我们姐妹说笑，向来散漫不羁，连唇角懒洋洋的笑容都很少消失过，但这一刻，他忽然盯住了我，眸光幽深而锐利，“什么姐妹？”

我有些头皮发麻，口中却已轻叹，“那位姐姐……名唤宁碧，也是当时杜太后的贴身侍女。生得漂亮，也聪明，诗词歌赋都会，哄得太后可欢喜呢！可惜天不假寿，几个月前生病死了。不过这宁碧姐姐从不出楚宫，怎么会认识大周的康侯？”

“死了？”唐天霄又恢复了懒懒的笑，往榻上一靠，优雅地将腿交叉在榻上，取过酒来继续喝着，居然吐出了这么一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明明挺伤感的一句诗，被他用这等带了薄薄醉意的口吻潇洒念出，莫名地便多了些幸灾乐祸的意味。

在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南雅意跟前，他不用掩饰自己的情绪。

所以，见面一个多月来，我看到了一个外表平庸无能的少年帝王，不经意会展开凌厉的芒刺，偶尔又会流露出孩子般的委屈和不甘来。

南雅意那双美丽的瞳人倒映着的意中人，则是一只敛翅蛰伏的九天鹰隼，更是一把跃跃欲出的锋利宝剑。

而我只是继续着我平凡的旁观者生涯，看着皇宫一幕接一幕的激烈闹剧，看着才子佳人们出众的才情谋略，也看着他们演绎自己精彩的爱情，默默数着自己虚度的似水流年。

如果我的生活，能像流过静宜院旁的溪水般安静，其实已是我求都求不来的幸运了。

皇宫，皇权，波诡云谲。

从来都是。

一向认为自己有很强的适应性，连楚帝率百官降周那天我都能躲在南雅意的简陋宫室中，和她相互取暖，安然入睡。

可这一晚，我在床榻上辗转了半天才勉强入睡，脑中恍恍惚惚，只有洁白丝帕上一针一线绣着的“碧”字，像扎在了心口，挥之不去地疼痛着。

梦里还在疼痛，疼痛地抓着那条丝帕落泪。

德寿宫前的莲花池，是我最流连的地方。轻轻漾着的水面，敛住了一天的清澄月光，连月亮都在粉白的睡莲边摇荡，像谁在幽幽叹息。

往年最珍爱的白莲早已凋谢，再盛开时，也已不是原来的那一枝。

坐在汉白玉的石桥边，执一管竹笛，吹动了水间月影，碧莲清香，也吹得自己一脸凉湿。

抽出丝帕，擦拭着白天不肯流出的泪水，看着那水碧丝线亲自绣的“碧”字被润湿，正在出神时，那边传来了喝杀声。

抬起头，还未及察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池畔的阴影中蹿出一名蒙面的男子，剑光凛冽，劈面而来。

惊呼，丝帕掉落地上时，我的脖中凉凉的，却没有感觉出疼意。那人只是握紧剑抵住我脖颈，一双微凹的黑眼睛熠熠生辉，却泛着比流水更冷的寒意。

我不想死，也不想成为这人的人质，成为维护南楚皇家利益的牺牲品。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指着莲池，低声告诉他，“会水吗？躲到水里去，我引开他们。”

那人迟疑地盯着我，眼底的光辉时明时暗，变幻不定，忽然便拿开了宝剑，却将我的手臂一拉，迅速将我往怀里一带，紧紧地拥了一下，在我耳边道：“我相信你。别哭了！”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中略带疲惫，却又莫名地柔和着，如此时……缓缓泻下的月光，与他高大的身形和满身的杀戾之气极不相称。

没等我从他突兀的举止中回过神来，他便放开我，悄无声息地步下莲池，让水面将他淹没，连异样的水纹也很快在微风轻拂中消失。





我定定神，不等追赶过来的宫廷侍卫走到近前，便赶过去叱责，“你们在瞎嚷嚷什么？太后娘娘玉体违和，刚刚睡下，惊动了她你们担待得起吗？”

领头的侍卫认出是我，吃了一惊，急忙解释，“刚才有刺客奔过来了，我们正搜查着，一定安静着，不惊动太后。”

我向四周一望，皱眉道：“哪里来的刺客？我刚才一直在这桥上，没见到有人影经过。”

“那就一定没去太后宫中了！”

侍卫们即刻赔笑着，只在莲花池附近草草查看一番，便匆匆往另一个方向追去。

我只觉刚才那刺客身上的血腥和汗水似乎沾到了我单薄的素衣上，生怕这人再从水中钻出，又对我无礼，眼看着侍卫们离去，立刻奔回了德寿宫。

我没有再去查看那刺客的动静，也没顾得上去拣回那条绣着“碧”字的丝帕。

第二日打听时，刺客早就脱逃了，而我的丝帕也消失了。

再次从梦中的回忆里惊醒时，听着身旁南雅意均匀的呼吸，我还在疑心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

那刺客居然是大周的康侯唐天重？他还拿着那条丝帕锲而不舍地寻找着我？

算一算，都是快两年前的事了。

那年我十七，还记得月下抚笛，懂得思念和落泪，如今我十九，却连落泪都不会了。

我只会好脾气地浅浅微笑着，冷眼旁观楚帝的荒唐无耻、杜太后的悲愤无奈、楚皇室的分崩离析……直至在新的皇朝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僵硬的笑容和我看不出本色的容貌一样，已与我如影随形。

恍惚了好一会儿，暗淡的窗纱已透出清亮的光线来。南雅意半醒不醒，迷迷糊糊地问我：“清妩，是不是做梦了？晚上翻来覆去的，连我都被吵得没睡好。”

我含糊应了一声，她打个呵欠，侧过身又闭上眼睛。

我看她睡熟了，这才蹑手蹑脚地起床梳妆。

有唐天重的暗中照应，静宜院外面看来虽陈旧，但我们卧房内的陈设还算精致。妆台上的铜镜一尘不染，在晨光里清晰地倒映出我的面容。

尚未涂上当年杜太后令人为我配制的秘药，我的肌肤细腻柔白，五官精致，尤其一对不须描画的远山眉，修长舒扬，自有韵致。

应该也算是美人了，能为自己和他人招来祸端的美人。可惜了一双眼睛，少年时灵动如溪泉，如今却已空空洞洞，像干涸了不知多少年的井。

仿佛又听到有少年在轻笑，“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妩儿，人人都说你的眼睛会说话，可我瞧着，你的眉也会说话呢！”

苦涩地笑了笑，我默默地梳理长发，再也不知到底要等到哪一年，才会有人在满心满眼的空洞中，注入一池清泉。

日子继续平淡无波地滑过，而南雅意却时喜时忧，一天比一天坐立难安。

唐天霄年已十九，早过了大婚年龄。摄政王唐承朔最初以正对南楚用兵为由延宕，如今南楚已降，政局已稳，宣太后不想再拖，数度召见了几位重臣家的千金闺秀，表明立后之事已成定局。

唐承朔与宣太后关系密切，甚至颇有些暧昧流言传出，到此时也不好再拦。于是下面所考虑的，无非是立谁为皇后而已。

嘉和十年四月，唐承朔和宣太后几经斟酌，决定册封大将军沈度之女沈凤仪为后。

沈凤仪虽然出身将门，容貌倒也出色，据说其母在生她前曾梦到有凤来仪，出世后遂取名为“凤仪”，相士更是屡说她是大贵之相，如今得以册后，也算是名至实归。

我见南雅意愁眉不展，劝道：“姐姐，不管谁当皇后，只要性情过得去，姐姐有着皇上的宠爱，自可安枕无忧。”

南雅意正擦拭琴弦，闻言丢开丝帕，以手撑额，轻叹道：“性情？这沈凤仪，母亲是宣太后的堂妹，父亲是跟着摄政王打江山的心腹大将，你猜她能有多好的性情？以前在北方时，我常见她在宫中来往，除了在太后和皇上跟前，对谁正眼瞧过？皇上的宠爱……单凭皇上的宠爱，就一定能护住我吗？除非……”

我沉默。

宣太后单单择中沈凤仪，当然不仅仅是相信了有凤来仪的命格大贵传言。唐天霄接受沈凤仪，一定也与其性情容貌无关。如果真能选择，南雅意早该是这宫里最



受宠的妃子，而不是将她藏于暗处，隔个三两天过来小坐片刻。

南雅意说到了心头痛事，心绪立刻烦乱起来，快步走到窗外，深吸了两口气，叹道：“清妩，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送到楚宫来吗？”

我不是没猜过，但深宫之中，谁没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和心事？有时候，知道得太多，并不是件好事。

但她既然提起了，我也就问了出来，“哦，皇上都没能护住你……莫非和太后或摄政王有关？”

南雅意缓缓摇头，掠了掠鬓间垂落的刘海，浅金菊纹的薄绸袖子在傍晚的清风中拂拂欲飞，“我至今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大约和我母亲有关。我不是宫女，兄长也在朝中为官，但皇上舍不得我母亲，一直将她留在宫里供养着。我常去看母亲，也便常常和皇上相见……弹琴，歌舞，吟诗，烹茶，我们相处得很好。可有一天，我才从宫里出去，皇上便派内侍通知我，立刻随使臣前往南楚，当天便出发。他还叫人传了一句话，叫我等着他。”

“你等他了。等了两年多。”我微笑，“姐姐为他吃尽了苦头，也算是苦尽甘来。”

南雅意轻轻一笑，如柳叶的眉却蹙了起来。

“我知道他绝对是想帮我，一直都在忐忑着。直到……来到瑞都不久，辗转听到了母亲和兄长的死讯，才算是印证了我的猜疑。”

“死……死了？”

“是哦，死了。就在我被送走的当天晚上，母亲暴病身亡。第二天，我哥哥因通敌卖国被囚，不久死于狱中。”

“为什么？”

“不知道。”南雅意凝视着院中飘落的梨花，这两三个月才被爱人相聚冲淡的愁意又浮上了眼眸，“我最近问过皇上，他沉默了很久，才告诉我，这个仇，他会报，让我不用操心。”

“他还在保护你。”我微笑着下了论断。

这对母子的死因自然蹊跷，以唐天霄对自己乳母和南雅意的态度，如非万不得已，绝不会坐看这等惨剧发生。

南雅意回眸，紧紧地握了我的手，带了希冀望向我，“清妩，皇上一定可以得

到他应该拥有的地位，对不对？”

其实我并不敢肯定，可我眼看着南雅意从周入楚，又从楚到周这一番苦苦挣扎，瞳人深处已染上了挥之不去的深深惶恐。我只能安慰她，“皇上……绝对不是庸懦之人。何况他是太后亲生，掌握君权，是迟早的事。”

南雅意笑了起来，“他当然不庸懦。他从十岁起就有高人暗中教着兵法谋略和武术剑法。别看他懒洋洋的模样，身手未必就比那个目高于顶的唐天重差多少！”

我扣着她的纤纤手指，微笑道：“对，姐姐煎熬到今天，也该放宽心了！”

南雅意嫣然一笑，柔和地望向我，“那你呢？”

“我？我怎么了？”我若无其事地放开她的手，理着垂落胸前的黑发。

“清妩，你虽不说，我又岂能看不出来，你心中有着意中人。从楚朝到大周朝，你一直用秘药掩去花容月貌，避宠避得……不比我轻松多少。他是谁？我想……只要他还在大周，皇上应该能帮到你。”

傍晚的风忽然大了，手中的青丝便握不住，一丝丝吹起，缭乱于面庞，连眼睛也迷离起来了。

“皇上……也帮不了我。”我拈起飘到窗边的几瓣梨花，凝视着这即将彻底逝去的美好，心里阵阵发酸，却嗤地笑了起来，“或许……或许他早已娶妻生子。不过，他一定还记得我，记得我……”

记得我害他家破人亡，走投无路……

弹开花瓣，我关上窗扇，不去看外面的落花零乱。

南雅意不放心，跟在我身后，犹豫地说道：“如果……如果你放得下，我们姐妹同心，一起侍奉皇上，未必不是件好事……”

等闲又是三春尽。

帘栊外，依稀见得梨花如雪，铺满了青石的台阶。

远远近近，有杜鹃声声送春去，啼老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

沈凤仪的后位确定后，原来的几名后位候选人便成了未来的妃嫔。自然有诸多皇家的策略考虑，大多是重臣或武将之女。南雅意身为犯臣之女，无法和这些人竞争，但唐天霄显然不打算委屈她，竟让她辗转成了边关陆大将军的女儿，拿了画像一起报给太后。



我有些担心，问南雅意：“太后会不会认出你来？”

南雅意摇头道：“应该不妨事。我并非宫婢，每次入宫见皇上时，如果太后驾到，循例都是回避的。何况宫女本来就多，又隔了这几年，模样都有些变化，她哪里还认识我。”

我苦笑道：“既然说了是陆大将军的女儿，也该把你送到陆府去。这样待在宫中，露了破绽如何是好？”

南雅意不以为意地编着一条橙黄色的缨穗，最近丰润晶莹许多的面庞漾着淡淡的笑意，“那个传说中的陆大将军的女儿，目前还在乡间的老家呢！皇上说了，到封妃的旨意下来，再出宫坐了陆家的车马入宫便是。”

我明知她好不容易回到唐天霄身边，对于二人得以相守的时光极其珍惜，也不好再劝，只是悄悄出去，嘱咐唐天霄派来服侍我们的两名侍女，沁月和凝霜，务必多加小心，无事就将院门紧闭，莫惹是非，也不要去看闲话。

经过这些日子，宫中已经传遍了唐天霄苦苦寻找当年那位月下美人的故事，并且按照流言传播的一贯传统添枝加叶。最离谱的一种，说成了康侯爷夜探楚宫，邂逅月下吹笛的莲花仙子，仙子贪恋康侯少年英俊，纤手一挥退了敌，与他共赴巫山云雨。康侯食髓知味，从此念念不忘云云……

南雅意从唐天霄口中听到的，算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了，至少唐天霄还能断定，唐天霄遇到的，是当年南楚杜太后宫中一位地位较高的宫女或未婚女官，姿容出色，善于吹笛。

这一回我连旁观者都不愿做了，只盼远远避开，能落个耳根清净。

算算唐天霄已经连着三天不曾到静宜院来探望，南雅意便显得有几分无精打采，这晚卸了簪环，临睡又取一块玉细细瞧着，倚着床问我：“清妩，你瞧这穗子好看吗？”

玉光明润的九龙玉佩，是唐天霄上次来时遗落的。南雅意认为上面坠着的缨穗太寻常，另编了这条橙黄色的鸳鸯戏水的穗子，丝线用得均匀细密，一对鸳鸯栩栩如生，果然非常精致。

我欣赏片刻，含笑道：“姐姐是问我打得好不好看，还是问我挂在皇上腰间好不好看？”